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三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匏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內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呂大蔟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笙

巢笙　世本云隨作笙未審何代人禮記曰女媧之笙簧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云吹笙

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笙師掌教龡竽笙
鄭衆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教之龡瞭也龡音吹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
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
耳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母曰匏以匏爲之故曰匏
陳氏樂書曰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革而趍新故其音
革而爲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爲笙古者造笙
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籐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美在其中鍾
而爲宮蓋所以道達冲氣律中大簇立春之音也故有長短之
制焉有六合之和焉故五經析疑曰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
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爲始法象鳳凰蓋笙爲樂器其形鳳翼
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
之象也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儀禮有之三
笙一和而成聲是也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

南笙鍾蓋笙艮音也於方爲陽鍾兌音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
掌教吹笙共其鍾笙之樂以教祴夏書曰笙鏞以間是鼓應笙
之鍾而笙亦應之也眡瞭掌擊笙磬詩曰笙磬同音則磬乾音
也與笙同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笙磬則異器
而同音笙鍾則異音而同樂儀禮有衆笙之名而簜在建鼓之
間蓋衆笙所以備和奏洽百禮豈特應鍾磬而已哉鹿鳴所謂
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應
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儀禮歌魚麗笙由庚笙之
類應歌之笙也然則笙之爲用豈不備哉此帝舜用之所以鳳
儀子晉吹之所以鳳鳴也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簧
庸詎知隨非女媧氏之臣乎黃帝制律以伶倫造鍾以營援則
女媧作笙竽以隨不足疑矣宋朝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
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上

之太樂亦可謂之復古制矣今太常笙濁聲十二中聲十二清聲十二俗呼爲鳳笙孟蜀王所進樂工不能吹雖存而不用比者按清濁正三倍聲皆得相應誠去四清聲吹之雖用之雅樂亦惡在其爲不可哉今巢笙之制第一管頭子應鐘清聲第二管二中音黃鐘正聲應中音子三第三管應鐘正聲應頭子四第四管南呂正聲應第五子五中呂管也射正聲無應六大托管蕤賓濁聲應托聲七十五管大呂正聲無應八大韻管姑洗濁聲有應第五子南呂清聲應第四管十中音子黃鐘清應中音十一托聲管蕤賓正聲應大托十二著聲管姑洗正聲應大韻十三仙呂管夾鐘正聲無應十四高聲管大簇正聲十五平調子林鐘清聲十六平調管林鐘正聲十七後韻太簇濁聲應商聲十八義聲管夷則正聲無應十九托聲管仲呂正聲無應聲

和笙　鳳笙

陳氏樂書曰傳曰大笙音聲敏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斯不然笙大小之辨乎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閏也宋朝登歌用和笙取其大者倡則小者和非阮逸所謂其聲清和也用十三簧非阮逸所謂十九簧也巢和若均用十九簧何以辨小大之疑哉阮逸謂竽笙起第四管爲黃鐘巢笙起中音管爲黃鐘和笙起平調爲黃鐘各十九簧皆有四清聲三濁聲十二正聲以編鐘四清聲參驗則和笙平調子是黃鐘清也竽笙第五子是太簇清也中呂管是大呂清也中音子是夾鐘清也既已謂之竽矣謂之笙矣安得合而一之爲竽笙邪儀禮所謂三笙一和者不過四人相爲倡和爾孰謂竽和之類邪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笙所以通氣也管簫笙竽皆以吹鳴者也

大竽　小竽　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荊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尤劣

陳氏樂書曰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爲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數二其成數則七焉冬至吹黃鐘之律而閒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則六焉因六

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月令仲夏調笙竽淮南子謂孟夏吹笙竽蓋不知此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則竽亦笙類也以笙師教之雖異器同音皆立春之氣也樂記曰聖人作爲鼗鼓椌楬塤篪然後爲之鐘磬竽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鼗鼓椌楬塤篪其所謂鐘磬竽瑟也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倡則諸音皆和豈聖人制作之意哉說文曰竽管三十六簧象笙以竽宮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具二均聲焉宋朝宋祁嘗於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爲鳳飾樂工皆以爲無用之器惟葉防欲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去二變四清以合乎聲律之正也通禮義纂曰漢武帝立仲作笙竽三十六管豈以丘仲作尺四寸之笛遂誤以爲竽邪竽聲重濁與巢相和堂下之樂也樂法圖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矣

簧

陳氏樂書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則樂之有簧以宮管在中也莫非簧也有笙中之簧有非笙中之簧鹿鳴曰吹笙鼓簧莊子言簧鼓笙中之簧也君子陽陽曰左執簧巧言曰巧言如簧非笙中之簧也傳稱王遥有五吾竹簧今民間有鐵葉之簧豈非簧之變體歟

匏之屬　胡部

十管竽　十九管竽　二十三管竽　宋朝大樂諸工以竽巢和併爲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爲之所異者特以宮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爾雖名爲雅樂實胡音也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三管則兼乎四清十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古制也李照雖更制大竽然不能革舊器而兼用之亦未爲

深知樂也

埒竽　樂府錄謂埒竽形類小鐘以手埒之則鳴矣非古制也如簧而无觜

雅簧　三禮圖有雅簧上下各六聲韻諧律亦一時之制也潛夫論曰簧削鋭其頭有傷害之象蟋蟀有口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也然則巧言如簧而詩人所以傷讒良有以也唐樂圖以線爲首尾直一線一手貫其紐一手鼓其線橫如口中呼吸成音真野人之樂耳

竹簧震虡簧　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神仙傳王遥有五舌竹簧三在石室中遥自取其二以其一與室中人對鼓之然則震靈之簧豈以竹簧歟震爲蒼筤竹故也

胡蘆笙瓢笙　唐九部夷樂有胡蘆笙宋朝至道初西南蕃諸蠻入貢吹瓢笙豈胡蘆笙耶

胡篴常式如反簧而無觜　後魏宣武素悅胡聲其樂器有胡鼓胡篴王篇謂篴笙是也

匏之屬　胡部

竽笙　近代竽笙十九簧盂後人象竽倍聲因以名之然竽笙異器而同和故周官竽與笙均掌之以生師焉既爲之竽矣安得又謂之笙乎古人之制必不然矣世人或謂大笙謂之簧是不知笙中有簧而簧非笙也

鳳翼笙參差竹其制如兩生之竹而共一匏　昔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蓋嘗於緱山月下吹之唐大和中有尉遲章尤妙於此宣宗已降有范漢恭其子師保在陝州亦曲盡父藝咸通以後有相存質楊敬元並稱妙手

義管笙二管十七簧　宋朝大樂所傳之笙並十七簧舊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之世俗之樂非先王之制也

雲和笙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侍女音雙成吹雲和之笙蓋其首

象雲也與雲和琴雲和箏類矣

十七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通黃鐘二均聲清樂用之

十二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二管之笙讌樂用之

十二月笙十二枚　後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

宣帝令與斛斯證議證駮之曰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古制切謂不可帝納之停譯所獻其制今亡

簫　簫吹筩也言其聲秋秋然也急就章瓠簫起居課後先言瓠簫及簫爲作休之節今闔闢間欲相號令八吹指爲節此吹筩之遺制歟

擊竹　擊竹之制近世民間多有之蓋取竹兩片緊厚者治而爲之其長數寸手中相擊爲節與歌指相和焉方之漸離所善者固異矣

竹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illegible]數之以爲簫管之屬焉

箎簫　箎簫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爾雅曰編二十二管長一尺四寸曰管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箎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

陳氏樂書曰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之爲器編竹而成者也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然鳳凰聲中律呂以五行推之乃南方朱鳥

則火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
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簫謂之䇿小者謂之䇿
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
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䇿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
之䇿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郭璞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
管失之矣（簫者陰氣之管也坤以二四爲六而地數至十而止故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二管取陰氣自然之數）

韶簫　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古之
數聲之所由生也風俗通之論疑有所本矣或以三尺言之毋
乃太長乎（鄭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葦籥　竹籥　籥不知誰所造按禮記葦籥伊耆氏之樂則伊耆已
有籥矣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小舞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
羽籥是也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
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産中者曰仲小者曰箹（中丁仲反箹音篥）

陳氏樂書曰物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爾雅曰葦醜芀郭璞曰其
類皆有芀秀莖蘆葦也則葦籥竹籥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
三爲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而
籥之爲器本於黃鐘之龠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
呂之所由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六子
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其斯以爲稱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也
成乎竹周人以之本始農事也或以伊耆爲堯然堯時八音已
具豈特葦籥土鼓而已哉

豳籥

陳氏樂書曰詩者中聲所止也籥者中聲所通也土者中聲所
本也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者以其近寒逆暑必以中聲之詩
奏之中聲之鼓歛之中聲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
順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

籥　仲籥　約籥

陳氏樂書曰大籥謂之産中謂之仲小謂之約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不至於太約此所謂以之仲也然則鄭鄭三孔之籥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出乎中聲而廣雅有七孔籥爲笛之說豈傳會七音而遂誤乎

竹律

陳氏樂書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所以宣揚六氣九德究極中和順天地之體合鬼神之德通五行之性遂萬物之情者也是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鑄金作鐘主十二月之聲效升降之氣立和適之音然鐘難分別又截竹爲管謂之律者聲之清濁率法以長短爲制故也黃帝以聽爲之遠取諸物也夏禹以聲爲之近取諸身也今夫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雖法存形器而道契精微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五聲之喉衿也京房欲益中呂一分且合黃鐘九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遷移歸餘之法五歲無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也

管　篞刀結反　篎音妙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籥音嫡中者曰篞小者篎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詩云嘒嘒管聲周禮孤竹之管於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鄭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陳氏樂書曰樂以木爲末竹爲本古者以候氣律管截而次之濁倍其聲爲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衆樂之聲以其探本故也

爾雅大者謂之簫以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篪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篪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蓋其狀如篪笛而六竅又有底焉長尺圍寸併兩漆而吹之漢大予樂有焉其所主治相爲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爲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展管有虞氏下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之竒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示陰竹之幽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後世爲雙鳳管以足律音豈得古制歟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樂者在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華而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不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邪廣雅管象簫長八寸圍寸八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言之歌周頌言磬筦將將商頌言嘒嘒管聲依我磬聲則堂上之磬堂下之管其聲未嘗不相應然則所依者磬聲而已

都良管　班管　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於帝嚳命咸墨吹笙簅管亦因是也

孤竹管　孫竹管　陰竹管

陳氏樂書曰先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然陽竒而孤陰偶而群陽大而寡陰小而衆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竹之管與圜鐘之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竒而孤也孤竹之管與函鐘之

宮合以之出地示取其少而衆也陰竹之管與黃鐘之宮合以之禮人鬼取其幽而晦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於斯見矣

遂

陳氏樂書曰周官笙師掌教吹籥簫篪篴管五者皆出於笙師所教無非竹音之雅樂也杜子春謂如今時所吹五孔竹篴則是爲當讀爲滌蕩之滌非矣漢部所用雅笛七竅不知去二變以全五聲之正也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今立大抵管笛一法爾唐制尺八取倍黃鐘尺寸爲律得其正也漢丘仲笛以後一穴爲商音晉荀勉笛法以後一穴爲角謂九寸穴上開也宋朝太常笛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鐘爲合聲然兼二變而吹之未盡得先王雅樂之制今太常笛從下而上一穴大蔟半竅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鐘次上一穴爲仲呂次上一穴爲林鐘半穴爲蕤賓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變聲爲應鐘謂用苦鐘清與仲呂雙發爲變聲半竅爲無射後一穴爲黃鐘清中倍起應爲首爲宮其次上穴大呂爲商又次上穴夾鐘爲角又次上穴仲呂爲變徵又次上穴蕤賓爲正徵又次上穴夷則爲羽變宮爲無射謂後穴與第三穴雙變是也如此即不用半穴謂之七二律用兩笛成曲也今按晉所且以太常半穴法起閒聲亦叶律施用

大篪 小篪 世本云暴辛公造舊志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辛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音銀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樂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篪陳氏樂書曰篪之爲器有底之笛也暴辛公善之非其所作者也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其則全於陰數要皆有翹以通氣一孔遂寸有二分而橫吹之或容覆或潛伏篪爲不齊者也爾雅大塤謂之嘂嘂則六孔交鳴而喧嘩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辨或曰篪之爲言啼也或曰沂之爲言悲也豈其聲自空而出若嬰兒之悲啼然耶周官笙師教吹塤篪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又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是壎

篪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世本以篪爲管沈約非之當矣先儒言篪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之說以中聲論之六孔六律之正聲也八音之正聲也十孔五聲正倍之聲也蓋其大小異制然耶鄭司農有七孔之異論未免泥乎七音之失也（篪吹孔如酸棗）宋朝篪六孔而橫吹（下一穴在底節外次四穴在前一穴在後）大常篪無尺寸第依編鍾黃鍾爲合聲然兼七竅而用之未純乎雅樂也（鄭外一穴洗半穴爲太簇半穴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穴爲夾鐘又次上一穴爲蕤賓半竅爲仲呂又次上一穴爲林鐘又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七竅全開爲應鐘半竅爲無射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哨吹各有清聲）

和　爾雅曰徒吹謂之和蓋聲過則淫中則和故也周禮之吹作龡此其意歟

簜　書於海岱惟揚言篠簜既敷繼之以瑤琨篠簜孔安國以竹箭爲篠大竹爲簜則簜之爲竹特大於篠其笙簫之類歟儀禮大射儀簜在建鼓之間此之謂也

竹之屬　胡部

觱篥（悲篥　笳管　頭管　風管）

觱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爲首竹爲管）

陳氏樂書曰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先胡龜茲之樂也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所法者角音而其悲篥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焉唐天后朝有陷冤獄者其室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別離難曲以寄哀情亦號怨回鶻焉後世樂家者流以其族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爲衆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爲頭管是進夷狄之音加之中國雅樂之上不幾於以夷亂華乎降之雅樂之下作之國門之外可也宋朝元會乘輿行幸並進之以冠雅樂非先王下管之制也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六竅者猶不失乎中聲而九竅者其失蓋與太平管同矣（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後三空以五九工尺上一四六勾合）

漆觱篥　唐九部夷樂有漆觱篥唐樂圖所傳也

雙觱篥　胡部安國樂有雙觱篥

銀字觱篥（銀字管）　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觱篥冠絕古今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爲第一手後討尉遲令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甚曲曲終尉遲頷頤而已謂麻奴曰何必高般涉也即自取銀字管於般涉中吹之麻奴恭聽愧謝自此不復言律矣元和太和以來有黃日遷楚林尚六六史敬約史漢瑜之徒皆雅能者然方尉遲邈乎天冠而地屨也（懿皇命史敬約以觱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乃誤拍乃隨曲換一成此曲）

十八管簫　唐樂圖所傳之簫凡十八管取五聲四清倍音通林鍾黃鐘二均聲而梁部用之

二十一管簫　此簫取七音而三倍之龜茲部所用豈宜存之以亂華音哉

歌簫　隋煬帝七年征遼東簫及笳各四面則後亦用簫歌者矣非古制也唐鐃吹部有鼓簫笳并歌四種凡七曲本諸此歟（歌簫笳工服武弁衣襦衣角帶）

雙角（長鳴）　角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吳越谷儉黃帝會群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雙鳴二龍齊吟丹蛇繞首雄虹帶天橫吹雙角之實不過如此樂録亦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黃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一雙幡毦副是其遺志也沈約徐廣並謂經史所不載則黃帝之說豈先儒傳會言之邪

中鳴（歎邏迦其制類觱篥）

陳氏樂書曰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魏武帝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靡不動鄉關之思於是武帝半

減之爲中鳴其聲尤更悲切蓋其制並五采衣幡掌畫蛟龍五采脚故律書樂圖以爲長鳴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曰龍吟二曰彪吼三曰阿聲其中鳴一曲二聲一爲濫聲二爲牙聲亦馬上警用之也其大者謂之歎邏迴胡人用之本所以警中國馬非中華所宜用也宋朝審定音樂更制鼓吹雜角之尺度均一聲比鐘律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警備莫不奏之以爲警嚴是用羌胡之音以和軍旅以鄧聲樂曷爲不易之以先王雅樂以爲鼓吹乎存之有虧中國之制削之則華音息起非強中國弱夷狄之意歟隋大角工平巾幘絳衫白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准之大鼓長鳴工服清池苣文

警角

陳氏樂書曰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溫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又陸士衡爲河北都督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極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然則軍中用警角尚矣衛公兵法曰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沒時擊鼓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爲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畢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也宋張興世謂父曰天子鼓角出家翁所吹然則桓溫人臣也中堂而用之雖欲勿劾得乎哉宋朝警角天下郡邑並得用之非特武嚴之士也然用之邊郡可也徧用諸郡邑恐未爲盡善之制邪

大胡笳 大笳

杜摯笳賦二卷 西戎所造晉先蠶儀註車駕任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即笳也又有胡笳漢舊箏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 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騫得望所傳摩阿兜勒之曲耶晉有大笳小笳蓋其遺志也沈約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爲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末拍爲契聲世號爲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堯諸嘗勘停歇句度無謬可謂備矣定

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筝笙得之亦其遺聲歟杜賦以爲老子所作非也

蘆笳　胡人卷蘆葉爲笳吹之以作樂漢笳鼓歌錄有其曲李陵有胡笳牙動之說是也

吹鞭　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其狀大類鞭馬者今牧童多卷蘆葉吹之

小胡笳　小笳

陳氏樂書曰昔先蚕儀註凡車駕所止吹小笳發大笳其實胡笳也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商鳴羽發徵風雲爲之搖動星辰爲之變度況人乎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援而吹之爲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群胡卒泣遯而去劉越石爲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之群胡卒棄圍而奔由此觀之笳聲之感人如此其深施之於戎貉可也晉之施於車駕註儀不幾乎變夏於夷邪劉疇事出曹家之晉書劉越石事出世說

蘆管　胡人截蘆爲之大槩與觱篥相類出於北國唐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杯二曲有數拍不均嘗命俳優辛骨鼎拍不中因瞋視骨鼎憂懼一夕而斃唐咸通中丞相李蔚自大梁移鎮淮海嘗構池亭目曰賞心有小校薛陽陶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蘆管歌篇一軸次出其管茲真奏之蓋其管絕微斜於一觱篥管中常容三管桂苑叢談所載

胡篪　小篪　沈約曰胡篪出於胡吹非邪器也今太樂雅篪長一尺二寸則篪之小者非尺有四寸之大者也孔子上出三分名翹後世有笛吹謂之小篪豈亦出胡吹歟篪或作龠與龠不齊故也

羌笛　五孔　胡笛

陳氏樂書曰馬融賦笛以謂出於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丘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

羌笛焉宋書云有胡笛小篪出於鼓吹豈梁之胡歌邪靈帝好胡笛而漢室以傾唐祚幾墜以中華萬乘之主耽羶胡淫亂之音則天下何以觀化爲哉然而不亂且亡未之有也廣雅曰籥謂之笛七孔有黃鍾大呂爲二均聲蓋不考笙師籥篴異器之過也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善吹獨步當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鑑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時有一老父泛舟聽之因奏一聲湖波搖動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之有三龍翔舟而聽老人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而老父亦失所在矣大中以來有王六六王師簡亦妙手也

大橫吹　小橫吹　並以竹爲之笛之類也律書樂圖云橫吹胡樂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得其法於西京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漢時常給邊將魏晉以後二十八解又不復存其所用者唯黃鵠龜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四曲也唐樂所載

大橫吹部有鄧鼓角笛簫笳觱篥桃皮觱篥六色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笳觱篥七色惟大橫吹三十四曲內三曲馬上警嚴用之一曰懽樂樹二曰空口蓮三曰賀六渾其餘二十一曲備擬所用一曰靈泉崔二曰寧和若輪空三曰白帝干子四曰它賢逸勤五曰鳴和羅紈羽璉六曰數度熟七曰吐九利純比倫八曰玄比數九曰達普雜十曰胡笛爾笛十一曰鳴羅特罰十二曰比久伏大汗十三曰於理真斤十四曰素和斛律十五曰鳴纜真十六曰烏蠶甘十七曰特介漢十八曰度賓哀十九曰阿若干樓達二十曰大賢真二十一曰破陣樂

陳氏樂書曰古者更鼓簿作鼓吹鼓吹之樂在魏晉則輕在江左則重至隋始分爲四等一搁鼓二鐃鼓三大橫吹四小橫吹唐又別爲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鐃吹四大橫吹五小橫吹大駕則晨嚴夜警施之鼓簿爲前後部皇后皇太子以下咸有等差迨于宋朝惣號鼓吹云

龍頸笛　橫吹自北國梁橫吹曲曰下馬吹笛是也今教坊用橫八孔鼓吹世俗號爲龍頸笛笛首爲龍頭有綾帶下垂

義觜笛　如橫笛而加觜西梁樂也今高麗亦用焉

竹之屬　俗部

雅簫二十四　頌簫十六　禮圖雅簫尺有二寸二十四彊頌簫尺有四寸十六彊郭璞大簫二十三管小簫十六管蓋二十四管備律呂清濁之聲先王之制也十六管兼十二律四清而爲之豈古制哉今教坊所用長五六寸十六管有底而四管不用非古人制作之意也

籟簫　莊周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郭璞謂簫吾籟廣雅亦曰籟謂之簫蓋簫籟比竹而成聲猶天地之籟籟風竅而怒號也許慎以籥爲籟是不知籥如遂而三竅未嘗比竹爲之呂氏春秋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未爲

短簫　短簫鐃歌單吹鼓吹之樂也廣樂記有二十一管簫羽葆鐃吹橫吹部用之豈短簫歟其曲有悲思翁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玄雲朱露之類是也何承天謂黃帝使岐伯作之以揚德蓋有所受歟崔豹古今註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群臣短簫鐃歌鼓吹之常亦一賜有功諸侯也

讌樂簫二十一管　讌樂之簫凡二十一管具正均七聲左清倍左濁倍通五均焉世俗之樂也與龜茲部所用者大同小異爾唐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爲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當時元會第一奏是也

清樂簫十七管　教坊簫十七管　唱簫　和簫　景祐樂記教坊所用之簫凡十七管以觱篥十字記其聲然清樂所用十七管其聲法不同故並存之宋樂有唱簫名一人和簫十人亦一時制也

鼓吹簫十三管　景祐樂記十三管之簫凡三種鼓吹部用之

李冲簫二十三管　唐李冲所傳之簫凡二十三管雖制作不同亦一時之制也豈惑於郭璞大簫之說邪

鳳簫　洞冥記帝常夕東望有青雲焉俄見雙鵠集於臺上有頃化為神女舞於臺下握鳳管之簫舞落霞之琴歌清悞春波之曲亦隣於怪也

陳氏樂書曰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閒以簫笙然則簫為中呂之樂夏至之音豈不信哉月令仲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亦此意也

七孔簫　劉熙釋名曰簫躍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為簫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簫所以通中聲先王之樂也七漏之簫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聶崇義禮圖所傳并今太常所用者三孔而已豈亦得先王之制歟

霜條篪八孔　劉熙釋名曰篪啼也聲自孔出如嬰兒啼聲也廣雅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月令仲夏之月調篪蓋調之使和故也洞冥記所謂吹霜條之篪亦豈過是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作雅樂奏鹿鳴用埍篪和之以娛嘉賓信乎一時之和樂也

陳氏樂書曰禮言吹篪掌之笙師詩言吹篪主之仲氏則篪亦笙類而仲氏以況中聲中焉先王之雅樂也故後世推善吹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而已洛陽伽藍記述後魏河間王琛有朝雲者善吹篪能為圍扇歌壠上聲及琛為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者皆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信乎樂之感人如此苟以之移風易俗天下胡為而不寧哉古史考曰古有篪尚矣蘇成公善篪而記者因以為作誤也或謂暴辛公所造亦無據矣舊志以篪為管是

不知篪春分之音而管十二月之音也

雙管　黃鐘管　大呂管　樂法圖云東律主黃鐘聖人吹管知律管音調則度律歷正矣然則黃鐘之管九寸與長尺之制異矣九寸之管主黃鐘則十寸之管應十日可知矣揚雄曰聲生於日言黃鐘如此則大呂管可知矣唐李冲謂管有一定之聲絃多舒緩之變故捨旋宮琵琶制旋宮雙管法雖有於簡易道實究於精微矣然大呂管通五均則是黃鐘管通七均非也

七星管　廣雅曰管象篪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風俗通說文皆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也蔡邕章句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以三者推之管象篪而六孔長尺圍寸而無底十二月之音也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一定為調合鐘磬之均各有短長應律呂之度蓋其狀如篪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幎以竹膜而為助聲唐劉係所作也用之雅樂豈非溺於七日歟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其言十二月音則是至於論以玉為管是不考黃帝取嶰竹之過也顧況有七星管歌有龍吟四澤欲興兩鳳引九雛驚宿鳥之句

雙鳳管　雙鳳管蓋合兩管以定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簧刻鳳以為首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鐘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至應鐘之聲古者截候氣律管併而吹之以達六陰六陽之聲其制不過如此升之雅樂也

太平管　太平管形如跋膝而九竅是黃鐘一均所異者頭如觜藥爾唐天寶中史盛所作也然九竅則陽數之窮失古人所以道中聲之意也

駱駝管　以曲竹為之其首如橐駝因以立名唐樂圖有之非古制也

跋膝管　跋膝管其形如篴而短與七星管如篪而長者異矣唐清

樂部用之然亦七竅具黃鐘一均其失又與七星管同矣

拱辰管 六孔 宋乾德中太常和峴論樂器中有裁手笛其制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鐘之管相埒其竅有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辰管而鼓吹登歌用焉與唐呂才歌白雲馬滔太一樂等列之宮縣旋宮爲八十四調亦可謂進雅矣然旋宮之制不本於周官之三宮八十四調尚溺於七音之失未全乎古樂之法也既而太宗造九弦之琴列之太樂而拱辰亦自此廢豈非有意於復古歟

昭華管 昔漢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珠珍異寶不貲其兀驚異者有笛長二尺三寸其名曰昭華琯焉

簫管 尺八管 中管 竪篴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或謂之竪篴或謂之中管尺八其長數也後世宮縣用之竪篴其植如篴也中管居長篴短篴之中也今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逸史云關元末一狂僧住洛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待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雅笛 六孔 笛之爲樂所以滌蕩邪心歸之雅正者也後世雅笛之制非竅而爲五以合五聲必竅而爲六以叶六律傳緯有六孔

之說豈雅笛歟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篠也故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蓋無異於伶倫斷嶰谷雌雄之竹以爲律呂也由是觀之殊之簫韶九成鳳凰至於來儀庸詎知非其雌雄之竹耶

長笛六孔如尺八而長　短笛尺餘　昔人有吹笛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則長笛六孔異黃鐘一均如尺八而長晉桓子野之所善馬融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如之所善蔡邕之所制也魏明帝時令和來受笛聲以作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古歌詞曰長笛續短笛晉劉和善吹裁音十二以應律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今樂府所用短笛長尺有咫此笛長短之辨也

雙笛五孔　雙笛之制蓋起於後世馬融賦之詳矣易京君明素識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焉

豎笛六孔　豎笛之制六孔具黃鐘一均聲應十二律之調非之雅樂可也後世宮縣用之不亦可乎晉世黃鐘笛三尺八寸奚縱又減三尺六寸五分豈非於此與

手笛六孔如雅笛而小　和峴論太樂手笛之制如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鐘律管等矣其孔有六與羌笛同矣昔宗同善吹以爲新引唐雲朝霞善吹以爲新聲孫處善吹而作犯調李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也

七孔笛　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樂書曰笛之滌也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七孔下調漢部用之蓋古之造笛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所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者也其制可謂善矣然用七孔以通七音非先王之制也

十二律笛

陳氏樂書曰漢發邕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有十二律故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正聲調法黃鐘爲宮應鐘爲變宮南呂爲羽林鐘爲徵蕤賓爲變徵姑洗爲角太蔟爲商然宮生徵黃鐘生林鐘徵生商林鐘生太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羽生角南呂生姑洗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鐘變宮生變徵應鐘生蕤賓下徵調法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鐘爲角黃鐘爲變徵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清角之調姑洗爲宮蕤賓爲商林鐘爲角南呂爲變徵應鐘爲徵黃鐘爲羽太蔟爲變宮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空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三十一變也伏空四所以便事用也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夾鐘之笛正聲應夾鐘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鐘長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林鐘之笛正聲應林鐘下徵應太蔟長三尺[illegible]厘有奇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鐘長三尺六寸南呂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應鐘之笛正聲應應鐘下徵應蕤賓長三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其法可謂詳矣然不知去二變以全五音去六十律以全十二律其於先王之制不亦遠乎

十二箱笛

陳氏樂書曰十二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所不同故晉荀勉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黃鐘箱笛三尺八寸元嘉中鐘宗之減爲三尺七寸奚縱又減五分爲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爲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三尺五寸宗之減爲二尺

九寸七分　縱又減五分爲二尺九寸二分

蕤賓箱笛二尺九寸宗之減爲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爲二尺五寸八分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之制而已至梁武帝又制十二笛焉四通聲飲古鐘王律并周世古鐘焉故黃鐘笛三尺八寸大呂三尺六寸太蔟三尺四寸夾鐘三尺二寸姑洗三尺一寸中呂二尺九寸蕤賓二尺八寸林鐘二尺七寸夷則尺六寸南呂二尺五寸無射二尺四寸應鐘二尺三寸然黃鐘之元九合天地之氣故其笛十有八調上生者悉倍其韻下生者傳差一調半上生悉五指應飲下生者悉三指應飲下生中呂雖云不復生至於數窮復本又得上生黃鐘天地自然之數也黃鐘十八調下生林鐘七調黃鐘笛二指聲應林鐘笛飲聲林鐘十調上生太蔟十四調林鐘笛五指聲應太蔟笛應聲太蔟十四調下生南呂一五調半太蔟笛三指聲應南呂笛飲聲南呂五調半上生姑洗十一調南呂笛五指聲應姑洗笛飲聲姑洗十一調下生應鐘四調姑洗三指聲應應鐘笛飲聲應鐘四調上生蕤賓八調應鐘笛五指聲應蕤賓笛飲聲蕤賓八調上生大呂十六調蕤賓笛五指聲應大呂笛飲聲大呂十六調下生夷則六調大呂笛三指聲應夷則笛飲聲夷則六調上生夾鐘十二調夷則笛五指聲應夾鐘笛飲聲夾鐘十二調下生無射四調半夾鐘笛三指聲應無射笛飲聲無射四調半上生中呂九調無射笛五指聲應中呂笛飲聲雖當時號爲雅樂考之先王之制其不及遠矣

柯亭笛　昔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以爲笛果有異聲晉桓伊善音樂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保而吹之至於爲王徽之作三調弄豈得已哉文士傳柯亭爲高

誤矣

煙竹笛　國史補載李舟嘗於村舍得煙竹笛　李牟堅並錯牟得之當時號爲第一手月夜泛江倚舟吹之其聲寥亮逸發往往異於它笛希代之器也俄有客至請笛吹之呼吸盤辟應指粉碎舟亦失客所在疑其爲蛟龍云

鳳鳴笛　昔黃帝使伶倫採竹於嶰谷以爲律斬竹於昆溪以爲笛或吹之以作鳳鳴或決之以作龍吟由是觀之古人制作未有不貴其有循而體息然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八

樂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木之屬　雅部

陳氏樂書曰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鐘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斲之以爲敔柷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椌楬德音之音柷敔以椌楬爲用椌楬以柷敔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柷椌擊敔揭戛鱉　止　柷敔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謂柷敔也椌苦江反楬若八反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歌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宋仁宗明道時禮官

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許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桐之鄭康成以爲投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法奏可

陳氏樂書曰周官小師掌教播鼗柷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柷圉蓋堂下樂器以竹爲本以木爲末則管籥本也柷敔末也柷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也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此柷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之爲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齟齬三九之數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櫟成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能以反爲非特不至於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敔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書曰戛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楬荀卿曰鞉柷拊控楬似萬物蓋柷敔以控楬爲體控楬以戛楷擊爲用也爾雅曰所以歌敔謂之止所以鼓柷謂之籈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蚤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籈者絜之於後也然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爲伏虎形歟然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耶曰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所以作之者在上在上命物者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邪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拊柷控楬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

似之誤矣柷敔椌楬皆一物而異名荀卿以柷椌離而二之亦誤矣華譚新論謂椌楬不如流鄭之樂真有意哉止者柷之者椌名也蘇樂敔之名也宋朝太樂柷爲方色以圖瑞物東龍西虎南鳳北龜而底爲神獸敔因唐制用竹以二尺四寸折爲十二筐樂將先擊其首次三裏齟齬而止與舊柷四面畫山并用木櫟齟齬者異矣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爲愈哉先儒以柷爲立夏之音又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柷敔一何疎耶晉宋故事四箱各有柷敔同時戛作亦非古人之制也隋牛弘罷之不亦宜乎

春牘　周制春官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祴樂教之視瞭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有椎椎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闊長五尺六寸以羊韋覆之中有兩紐疏畫祴夏之樂牘應雅相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疏春以人持手築地凡牘應雅皆春之所爲也以此三樂樂他與祴樂爲節

春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掠用春牘後代因之

陳氏樂書曰應樂如鷹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春所倡之節也

周官笙師掌教牘應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寸中象柷有椎連底左右相擊以應柷也斯不亦大小之辨乎禮圖其形正圓而外皆朱唐樂圖及大周正樂皆內黑外朱然以禮推之一在木下爲本在木上爲末在木中爲朱則木之爲物含陽於內南方之火所自而藏也故應以木爲之而內外朱焉固其理也彼持內黑之說眞臆論歟

木之屬　俗部

大拍版　小拍板　拍版長濶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六版以韋編之胡部以爲樂節蓋以代抃也抃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龜茲部

伎人彈指爲歌舞之節亦抃之意也唐人或用之爲樂句明皇嘗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一耳進之明皇問其故對曰但能聰聽則無失節奏可謂善諷諫矣宋朝教所用六版長寸上銳薄而下圓厚以檀若桑木爲之豈亦柷敔之變體歟

立均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謂其制以木長七尺係之以絲以均鐘聲以出大小清濁之度漢大子樂有之宋均曰長八尺而施弦然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則三五合而爲八尺而施弦固足以考中聲均鐘音而出度也韋昭七尺之說豈亦溺於七音之失後世京房之準晉之十二笛梁之四通皆所以考律和聲而說者以爲定律之器始於管種於鐘移於笛衍於通蓋立均之變體也胡人有五旦五耽之名亦均之異名歟

腰鼓　腰鼓之制非特用土也亦有用木爲之者矣土鼓瓦音也木鼓木音也其制同其音異禰衡衣綵衣所擊者是也

撞木　古者撞鐘擊磬必以濡木以上兩堅不能相和故也海中有魚曰鯨有獸曰蒲牢素憚鯨魚擊鯨則蒲牢鳴猶晉有石鼓不鳴取蜀中桐材斲爲魚形擊之則鳴後世猶是作蒲牢於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則石磬之器亦上削桐爲魚形以擊之張衡謂發鯨魚鏗華鍾是也

八音之外

梵貝　王螺　貝之爲物其大可容數升蠡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伎倚歌梵貝

玉蠡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鰾國王子獻樂器躬總樂凡一十二笛皆諏釋氏經唄吹蠡擊鼓或歌且舞纓絡四垂珠璣繫發周流萬變爛然可觀蠡聲若竽籟林邑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

則蠡又不特用於樂矣

骨管　牙管　哀笳以羊骨爲管而無孔惟恤禮用之今鼓吹備而不用以觱篥代之鹵簿與熊羆十二案工貧尚存焉宋朝更以紅象牙管竅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仍存羊骨舊制焉

玳瑁笛　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然則笛之爲器豈特玉與竹哉

桃皮管　桃皮觱篥　桃皮卷而吹之古謂之管亦謂之桃皮觱篥其聲應簫笳橫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今鼓吹部其器亦存

嘯葉　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而爲之形如笳者也

笳㽔

周禮冬官梓人爲笳㽔樂器所縣橫曰笳植曰㽔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謂虎豹貔貙鳥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也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故美味也羸者羽者鱗者以爲荀虡貴野聲也厚唇拚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脰脛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翟讀爲哨頒小也宏聲音大也弇於檢反燿所教反哨音稍　疏云凡猛獸有力者皆前拗後細故云大胷燿後出目短耳註不言何物恐是麟獅之屬銳喙決吻數目顙短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吻口膆也顙長短皃故書顙或作桯鄭司農云桯讀爲鬋頭無髮之鬋數音促顙苦顏反鬋苦頰反鬋禿也　疏鳥乃喙長決物食之時則以近喙本決故云決物數目目視急也鷹屬獸有力而聲大故以爲鐘虡鐘大器也禽屬無力而聲清揚揚者發也磬小物故以北爲虡擊其所縣若其聲之出於所刻者之工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摶圜也鴻庸也　疏云上論鐘磬之虡用鳥獸不同比論二者之筍同用龍蛇鱗物凡攫鷙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筍虡之獸也深猶藏也作猶起也之而頰頷

綢色界反 援音袁 簨音筍 頰頌許愼口怨反 禿也 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自鳴矣匪采皃疏云鱗之而頰之有髭髯處也匪與有匪君子之匪同采色也雕刻之工精妙則才施采色雖鐘磬未擊其物已似能鳴矣若刻畫不精則無精神則其狀頽如委墜此及下經覆釋上文鐘虡之獸攫著則掇之援攬則噬之如此必藏爪出目作其鱗之而皆可畏之皃也 領刘炫音壺讀之爲是

鐘筍 磬筍 横木 兩端刻龍蛇鱗物之形

鐘虡 植木刻猛獸之形爲之趾

磬虡 植木刻羽鳥之形爲之趾

業 業大枝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

崇牙 樅也上飾刻畫之爲重牙即業之上齒也樅峻峙皃

樹羽 置羽也置之於栒虡之上用

壁翣 畫繪爲翣戴以壁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

曹氏曰業虛崇牙樹羽皆所以聖鐘磬也其置飾則有漸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虡商之崇牙周之璧翣蓋横木刻爲飾以鱗屬植木爲虛飾以羸羽之屬又加大版於其上形捷業然謂之業此夏后氏之制也至商人又於龍簨之上制畫爲重牙以掛垂絃所謂崇牙也周人又畫繪爲翣戴以璧玉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羽也

陳氏樂書曰樂出於虡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虡飾以羸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横枝設於崇牙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植羽是也鬻子謂大

鬧鐸於筍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搖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虡喪禮也大喪廞筍虡凶禮也喪禮旌旂鼓鐸與筍虡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亦爲簨者以生東西故也虡亦爲虡者以樂出虛故也

又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漢儀高廟撞千石之鐘金石之樂其架少則或八或六多則十六二十至隋唐始益爲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有十二架飾筍以飛龍飾趺以飛龍飾虡以摯獸上列柏梁臺流蘇武后稱制飾宮縣之樂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五采各從方色其之制也宋朝依倣古制

天子宮縣鍾磬十二虡編鐘磬十二虡凡三十六虡各依辰次每鍾鎛左右設編鐘編磬每次列三架合六架按宋御制曲譜宮縣鍾鎛擊之編鐘磬三擊之青濁先後互相爲應大小相和之道也虡以木爲之者莊周木梓慶將削木爲鐻未嘗敢以耗氣齊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故見者驚猶鬼神和何妙哉古者鐘磬虡皆取中虛之木故聲其所縣今由其虡鳴金鐘磬之虡以實木爲之故其鳴不由虡非先王制作之意

尤龍虡其上爲蟠龍昔吳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虡淮南子述之爲其不足法後世故也其楚人之侈心乎

大架小架編鐘磬之虡也漢魏以來有四箱金石之樂其樂縣之架少則或六或八多則十二至唐始益爲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有十二架其大小之辨可知矣段安節雅樂部宮縣四面以尺則古者虡以象鐘磬之虡也其上以銅作陽以象萬孔雀羽裝之

兩面綴以流蘇以綵帶絃為之十二律鐘上有九乳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各列編磬十二亦依律呂編之雲部部用玉磬四架亦可謂詳矣

熊羆架　熊羆架十二卷高丈餘用木雕之其狀如床上安版四旁為牆　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以施殿庭宴饗用之圖熊羆以為飾故也隋煬帝更於案下為熊羆縮小騰倍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旋繞幅於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字月月重輪等二曲亦謂之十二案樂非古人朴素之意也

樂考

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樂懸

黃鍾鐘　黃鍾磬

歌文琴　歌文琴　歌文琴　歌文琴　歌琴　歌琴　歌

堂下樂圖

陳氏樂書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爲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之聲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邪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爲主堂下之樂以間爲主則律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矣然則樂之張陳戛

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邪曰柷敔器也㝵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六如爲律六間爲呂言以閒而不言律與周官言典同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興故一鐘黃鍾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蕤黃鍾之鍾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鍾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鐘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宋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考中聲之意也

又曰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繹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夫荀卿謂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從以磬管周頌謂鐘鼓喤喤磬管將將是又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鞉柷控揭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樂書房中樂論曰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禮笙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爲壽人漢更爲安世魏更爲正世至晉復爲房中也漢惠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秦隋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暉遠對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祖大悅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芭孫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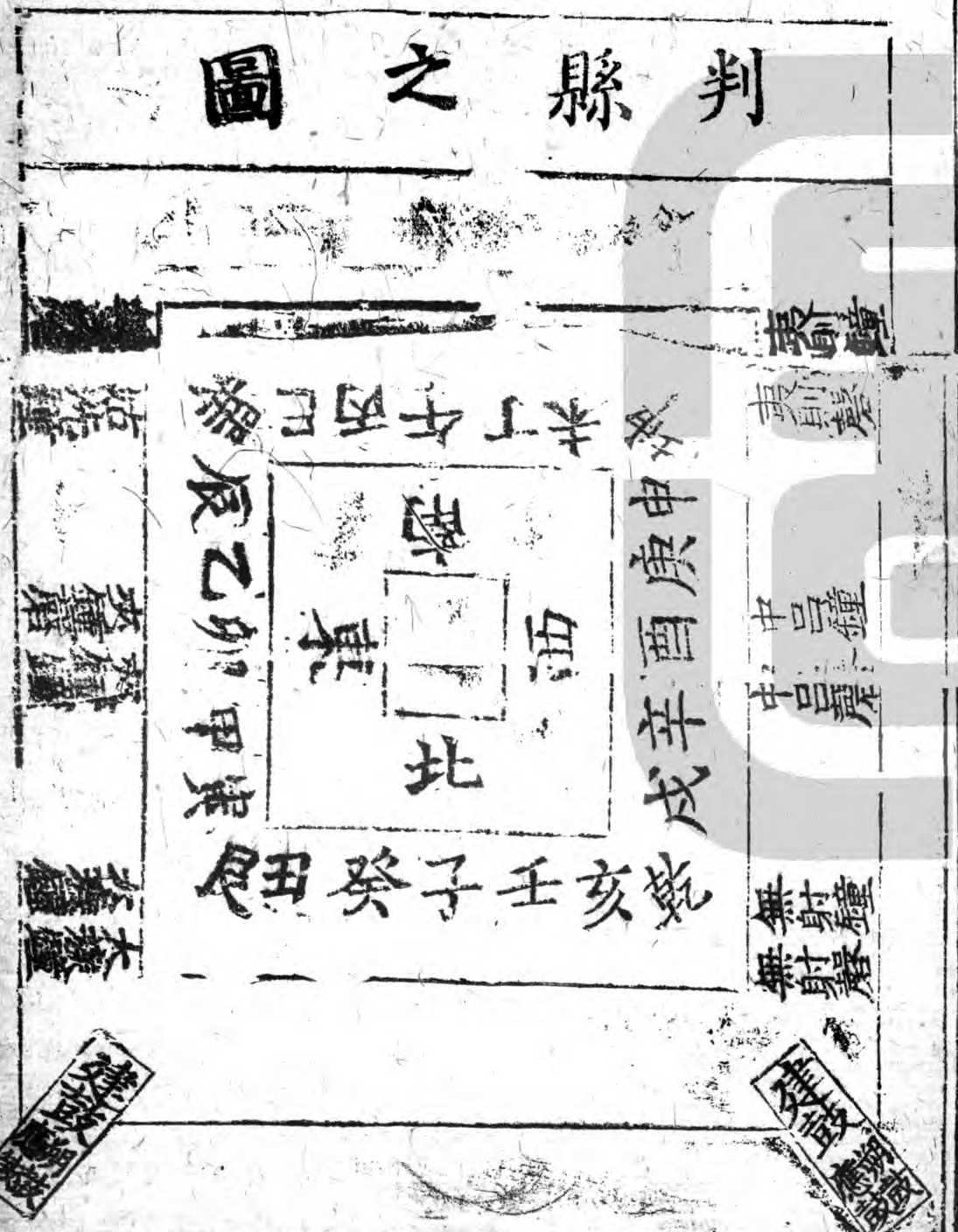
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鐘至隋牛弘修樂採蕭統之說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賓御登歌上壽而已是不深考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爲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鎛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爲樂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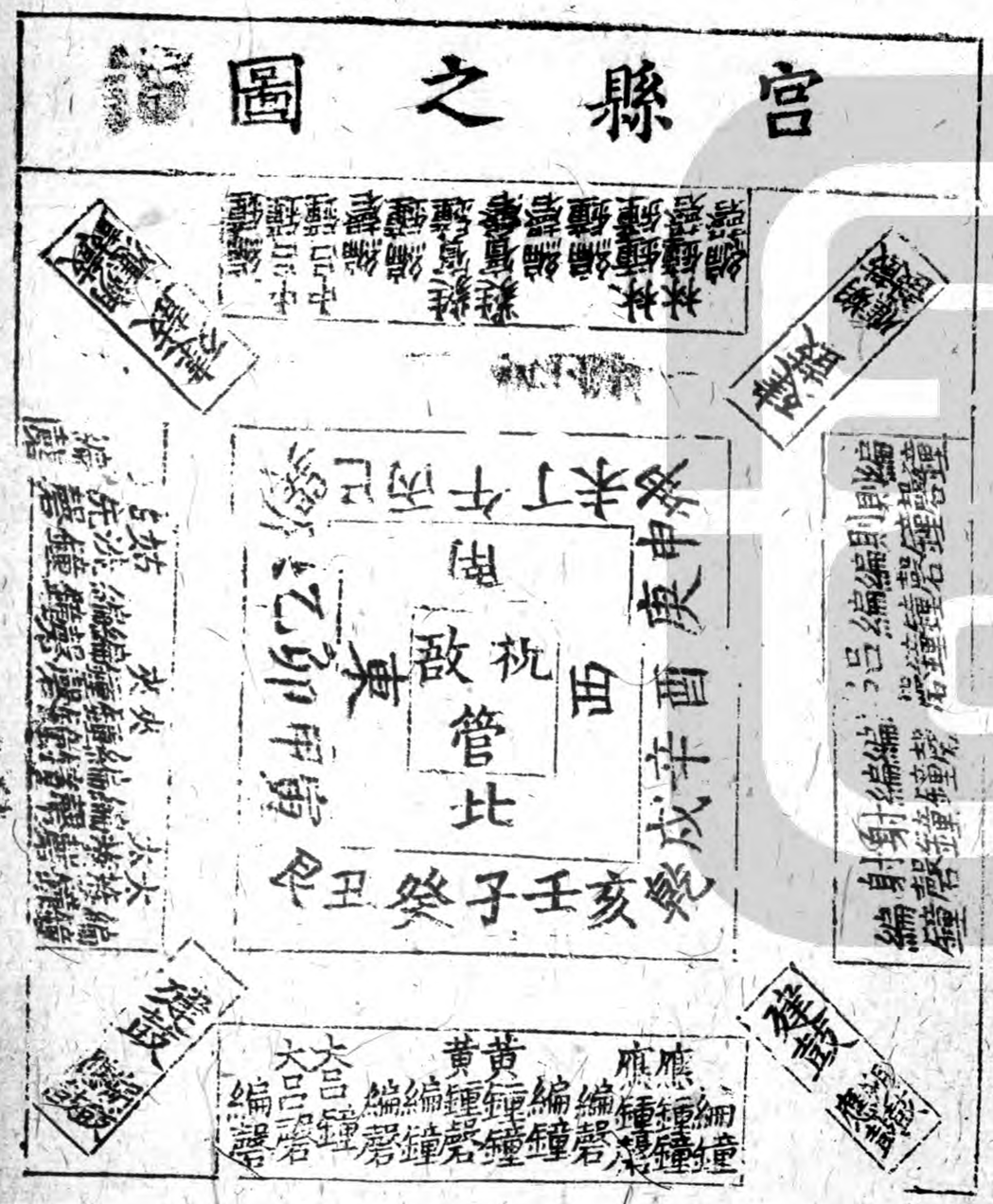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言謂軒縣去南面避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之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衆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士

判縣之圖



宮縣之圖


東
西
北
甲寅
辛卯
庚辰
己巳
戊午
丁未
丙申
乙酉
甲戌
癸亥
壬子
辛丑
庚寅
北
管
敔
柷
大呂編磬
太呂編磬
黃鐘編磬
黃鐘編磬
應鐘編磬
應鐘編磬
大鼓
小鼓
建鼓
建鼓

特縣

堂上
賓階
阼階
特架肆

軒縣之圖

陳氏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鍾之石五鐘皆應黃鍾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鬱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之石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皆和故於犬彘鳴及保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階告入也然則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送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堵墻然二堵為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缺

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
一肆而已象王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諸侯宮縣漢武帝高
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玉宮縣鄭康成謂衛仲叔于奚
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簨之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
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卿至為地室而縣焉曰翦蔪庭羅鐘鼓
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堂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
鄉飲磬階縮霤堂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
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
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
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詢庶賓賢能非為已也故皆從士制燕
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
之大射樂人宿縣為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
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
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
在西階之東南面簨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絃由是觀之
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鎛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鎛特縣有
磬而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儀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制
鄉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
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
在一虡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為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
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鐘
之說不亦謬哉
又曰大射之樂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
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其南笙磬之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
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簨在建鼓之間鼗倚頌磬西絃蓋

堂上之階自階而右爲西至磬在阼階之東而
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自堂磬而南鎛鐘所以應笙者
也由頌磬而西鼓而東鼓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鑄南
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鞞在其東而
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之南而面東朔鼙
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面南鼗在建鼓之間
鼗倚于頌磬之西絃盡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爲軒縣大射之儀
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
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鎛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鐘編
鎛亦各十二縣天數也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柱夔說舊法始復軒縣磬如今用之受之於柱夔也
又曰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
西北定位也於萬物金北陽位也於物爲玉孔子寓象於易揚
雄寓象於太玄莫不有是說焉今天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

所以奉事而祭祀以謂舉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惟金與玉而
已故金罍金斝以禮之圭邸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
其宜也昔禹一天下兼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豈有金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宋朝著令天
子親祠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
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
地金鐘玉磬施諸廟朝至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
自奉而薄於天地豈先王禮意哉蓋所據無出於唐末之於
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
而鳴球不特施廟朝也厘而正之實在聖主崇乎神宗皇帝奉
事天地誠意被萬古垂而無窮矣通禮考異曰天地尚質用石宗廟及歌奏簡大用玉磬必
用之者聲清玉陰陽之祭主於金石也

漢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一枚即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萬石

廣是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識者皆言漢世不知用宮
汝漢章和世貴用旋宮漢代群儒備言其義卜弘祖孝孫所由準
知漢代之樂爲最備漢樂歌二六篇張四縣謂宮懸也後漢則亡矣
漢丞相田蚡前堂羅鐘磬置酒旃光武又獻東海恭王鐘簴之樂即
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晉喪亂以來江右金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
帝太元中以符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箱樂金石始備諸家著晉史
者皆言太二四年四廟金石大備其實樂府上有黃鐘姑洗蕤賓太
蔟四格而已十二律不具何謂四廟備樂之文其義焉在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
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
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宮懸之
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
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
佾之舞奏可爾又議曰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
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
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亡制曰燕
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
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
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
而作也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非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
師掌教韎樂（韎音末）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
之樂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鞮音丁奚反）祭則吹之歌之燕亦如
之四夷之樂乃文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
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古之所納四夷之樂者蓋德廣之所及也高
王樂者貴能苞而用之也納

皇帝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均之
舞尚書盧毓奏懷帝郊祭五帝祀天感地祀山又
令宗廟用宮縣則祀天地宜用宮縣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懸
四縣自周始兩未有作古樂而用近縣也按今天地之樂縣謂
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縣宜如故聖位設上下管而
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惟承
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天武大武德武始
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蔟舞大
武以祀五帝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
舞武始大鈞以祭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
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權以祭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圜丘
兼以育命方澤祀天地宜宮縣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圜丘宜
用大韶樂宜宮縣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

宋文帝元嘉中鐘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縱之又改之晉及宋齊縣
鐘磬大凖相似皆十六架
陳氏樂書曰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虡
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鐘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其東鎛太蔟
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
東面起南所次亞如黃鍾之宮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
柷敔武帝曰今太樂有黃鍾姑洗蕤賓太蔟四格號爲四指各
置五鐘別以五鐘應之然太傅言天子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
是起建丑月至建巳月也入蕤賓右五鐘皆應是起建未月
至建亥月也合二五而十之成黃鍾蕤賓則十二律之數備矣
晉太元中楊蜀正四廟宋元嘉中鎛宗之調金石不知乎此乃
用四律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各以參之置左則缺右置右則
缺左失之遠矣

梁制凡律呂十二只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樂虡在南北自餘則
在東西黃鐘廂宜用鐘磬各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
衡鐘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而應律毋一鎛鐘設編鐘磬各一簴簴
合三十六簴相對於四隅元會倍用之而初宋齊以太蔟代夾鐘在東
廂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廂東嚮猶不亦失乎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奏黃鐘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祖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夾格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
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賈書則止鳴四縣求之於古無宮縣之文
按所以不宮縣者事人禮縟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
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
其德者則以少為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
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
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三神禮文復何
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
非特直以致敬所以應施用耳
後魏詔公孫崇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令張乾龜謂瑩
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廂黃鐘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
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笙又有姑洗大蔟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復
是夷則鐘磬之縣各有十四瑩復更造十六其復元孚復詢張乾龜
等前置宮縣四廂筍虡十六又有儀鳳十四蕤賓縣無首初不叩擊元
孚始按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於相為宮之義得律呂相生之
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廂十六義
用四清之過也儀鳳十四蕤賓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為數縣表正上下以為大舜欲聞七始周

武爰創十音特林鐘作黃鐘以爲正調之首詔興經遠詳議逐定以
八數爲後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廢又欲廢八縣七并除
黃鍾正宮用林鐘爲調自紹遠發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
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之正位今廢之未見其可後帝
終廢七音屬紹遠遘疾處有司撤樂事乃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
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竹之聖經縣十二爲合古制矣
隋初宮縣四面面各二虡通十二鑄爲二十四虡各一負建鼓四負歌
琴瑟簫筑箏搊箏卧箜篌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
笛簫觱篥觱篥壎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筍虡金五博山
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殿庭加五色漆
畫天神縣內加雷鼓地示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
平巾幘朱連裳後牛弘等更定其制襲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爲
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說並像一言之也梁武帝

加以濁倍二七而同爲簴後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
以爲非而據周官縣鐘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以爲君商
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交大傳
爲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面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鐘次之大
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方西向大蔟起北磬次之夾
鍾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中
宮起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
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磬次之南呂次之無射次之皆北
陳一建鼓在其北北鼓若大射獻其十二面而加鼗鼓祭天雷鼓祭地
靈鼓宗廟路鼓各有數焉儀禮宮架西面鼓鐘鐘十二簴各依辰位
甲丙庚壬之位設鐘乙丁辛癸之位設磬共二十簴宗廟殿庭郊丘
及社用之植建鼓於四隅以象一年十四氣依月爲均四朝同作取詩
毛公傳四架皆同之義也每鐘一鐘建鼓別一工磬虡別一工歌工

工樂節工一每磬簫琴瑟等筑別一工鐘鼓等笙簫笛塤篪別一
工縣內柷在東敔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喜裁有一部殿庭用
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減樂府更造三部五部
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享宴二十格工一
百七舞工各六等並一百三十二雅麗博雅即楚侯小琵琶橫笛觱
篥五器然等筑尚存亦未絕周官之制歟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八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
於壇南內壝之外北面東上西方磬虡起北鐘虡次之南方北方磬
虡起西鐘虡次之特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
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縣內柷在左設歌鐘歌磬於壇
上南方北向磬虡在西鐘虡在東琴瑟等筑皆一當磬虡之次芻竹
七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
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虡設鼓
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皆二
登歌鐘磬各一虡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等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
篪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堂辰位而無路
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
宮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制
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
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凡直者為虡橫者為虡虡以縣鐘磬皆
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虡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虡及
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虡又用之喜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虡高
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虡至太平時太常元定禮始依古著為
二十虡至昭宗宰相張濬已修其樂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
及諸殿庭用二十虡而太廟冬至元日用三十六虡濬以為非古而廟
庭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減用二十虡而鐘磬四以當甲丙庚壬磬

虡四以當乙辛癸觀鬷元禮襲而不華

應陰陽之位也禮經所不著[illegible]烏皮履若[illegible]襠白布襪吹[illegible]人[illegible]

八佾先聖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縣間設柷敔各一柷左敔

右鎛于撫柏[illegible]鎛次[illegible]路鼓[illegible]舞人列於縣昔登歌二架登

於堂上兩楹之[illegible]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

下殿庭加設鼓吹於西陳清樂祭祭對列於左右箱設舞

筵於其間舊皇后廟任設鎛[illegible]六業尚修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

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illegible]而不華

唐凡宮縣軒縣之作奏二舞以為衆樂之容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

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

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玄紗布大袖白練領標白紗中單絳領標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衣冠

略同文武九功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鐸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

執鐸四人持金鎛二人執鼓以次之二人執鐃相在左二人

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緑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支供[illegible]緑布大袖白練領標白紗起梁帶[illegible]大口布袴烏布鞋其執旌人衣冠[illegible]

各同當位所人[illegible]武舞謂之七德[illegible]

蘇樹羽宮縣每架用金五鎛[illegible]

華蓋樂器橫曰簨豎曰虡[illegible]以象[illegible]

[illegible]山後氏[illegible]

[illegible]凡樂器之節天地之神尚玄[illegible]東宮亦赤

[illegible]中宮也樂則以太簇代[illegible]

石宗廟及殿庭用工凡有事於天神用靈鼓靈鼗

宗廟及帝社用路鼓路鼗[illegible]

伎於庭以[illegible]

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

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illegible]

用工人樂器[illegible]樂及四方樂[illegible]每先奏樂三日大樂令宿設於縣於庭其日率工人

入居次協律郎張慶樂作十廢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陳氏樂書曰太寶之亂蕭宗克復兩京至上皇還西京帷正旦合元
殿受朝皇帝設宮架具鹵簿如廟大祭但名歌樂壇下庭中樂舞矣
傳宗廣明之後金奏幾亡而搜募樂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
廟而有司請古架樂於是澄爲修奏樂架使秦集太常諸工
詢逮不得其法得土鼓瓦鼓故實轉算取法以鑄鐘之輕重
高低還定編鐘以相參樣正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
半九爲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之得二百四十
枚潛先令教士蕭承訓樂工陳言較定石磬至是合奏焉
韻克諧時營憂太廟其庭陋狹潛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
殿設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宮及餘殿各二十格兵興
以來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虡二十詔以爲可亦姑通
時宜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樂
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世宗詔王朴詳定雅樂朴以爲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
所定雖有作器之名而無相應之實至於十二鎛鐘不考宮商但循
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爲朴
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器服制度粗而未完

宋太祖建隆初修復器服四祭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布多仍唐
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止二十格乾德中秘書
監尹拙建言宜增三十六虡唐設一去與顯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
無缺而已於是詔定架工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虡三十六舊
編鐘之下列笙竽笛簫塤篪之工編磬之下列隔歌琴瑟箏筑之工
其後悉集樂工重列於架中歌者皆取在前而以九鐘琴五絃七絃琴
箏瑟筑分列歌工之左右又塤篪笛簫巢竽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
真宗享見昭應景靈宮皆用備樂景靈中只陳二十格唐制大中小

祠用樂咸以宮架軒架爲之字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宋朝惟天地
感帝宗廟用樂大子觀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攝祠止奏登歌初太
祖即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虡開寶中祠南郊有司設增三十
六格至太宗時有司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爲常眞宗景德
中乃詔大祠悉用樂仁宗又詔禮官王武成王及祀先農得用
樂是時垂意制作初李照等改造鍾磬架十六之數用十
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不[illegible]別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
拙奏去散鼓而樂工積習遂不能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
路鼓鼙不能聲又無三鼓至於簨虡刻畫亦多失傳或鞶鳥飾於鍾
虡或猛獸負於鼙鼓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爲植羽至是悉詔
有司革正其謬更造建鼓鞞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鎛
鐘相應照又謂別作晉鼓以爲樂節按乾德詔書云散鼓不用復造
三鼓祀天以雷鼓八面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鼗右擊鼓餘七工皆
隨鼙爲靈鼓路鼓亦如之又造大笙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五
器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鼉鼓眞可爲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鍾十
二編鍾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八虡而爲宮架今用三十
六虡恐未合先王之制也誠詔有司去箏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
而講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
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
兼設鍾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並非其序謂親
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鍾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
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
言以小胥宮縣[illegible]之則天子鍾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
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
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十二者又以爲三十六方唐之盛日

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九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樂架十二太常以爲用樂架十二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橐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獻宗政和三年四月儀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太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王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王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絃二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琴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王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爲一列西上（大朝會笙在笛南）塤一在笛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一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廟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西丹墀香案之西）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爲一列東上塤一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匏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朝會則於殿上）塤篪笙笛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太廟則於泰階之東西宗祀於兩階之間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鼓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公服方心曲領絳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樂工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綉鸞彩白絹袴褶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東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鎛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鐘三特磬三東方鐘鎛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鎛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鎛鐘間之北方鎛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宮天興殿鎛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祠宮架陳設）植建鼓鼗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設敔於北架內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爲四行二行在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絃琴七左四右三次

三絃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絃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次七絃琴二十有三次九絃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門次八絃琴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二次匏笙三左十有三右十有三次巢笙二十有八宣德門朝會三十次笙二十次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朝會三十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會二十次笛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三十六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三十六次篪二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三十六朝會三十六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地祇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鼓路鼗各二大朝會宣德門不設並在三絃五絃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六次祝敔東西相向列爲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向執麾挾佐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大朝會介幘絳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附文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爲八佾文武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二人在纛之前前分東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引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分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幞頭抹額紫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綉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檻襠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紫襠豹文口大袴起梁帶烏皮鞾引武舞人並弁緋綉鸞衫抹額紅錦臂韝白絹袴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敔一在編鐘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東西向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琴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大廟別廟則於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於東皆之西設笛一篪一塤一爲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篪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

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明堂太廟別廟則於兩階之東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西明堂祠廟於堂上塤篪笛笙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泰階之東西明堂殿上祠廟於堂上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祠廟於兩階之間若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

東西相嚮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綉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帥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樂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四方各設鎛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北向東方太蔟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磬各在鎛鐘之內植庭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設敔於北架內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用靈鼓靈鼗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南瑟二在柷東次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二各爲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竽篪塤笛各四爲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笛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綉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須行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一

番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樂歌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謙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律爲十二律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左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

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歸道之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正也奉政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波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言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繼怠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也）帝拜曰俞往欽哉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爲虞夏之詩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以爲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諷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公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抑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即時邁執競思文也）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厘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爲雅

耶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者言古以刺今倍誦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荅述曰語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役爲之使也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周張陳周官興焉典者自鄉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鄉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舞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註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以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礼始倒

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

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陵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敢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詩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也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人失所賦一甯武子佯不知此所謂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正教也王宴樂樂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今倍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倍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樊遏渠即時邁執競思文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

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註云頌有殷魯殷盛德之所自也）

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矣而晦庵辨祭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衞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衞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衞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衞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

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盖鄭衛國風
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謔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
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
也愚以爲未然盖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
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
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爲宴
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
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
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
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
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盖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
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
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季武子穆公將納晉文公宴

之而賦六月季武子饗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盖借二
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
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盖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
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
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
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
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
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
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
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
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盖有判然而不相合纂知
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

者必不類者多苦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成
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
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
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
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
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
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
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
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
如葉本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
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漢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酣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
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
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孔光何
武奏不可罷者夜誦負五人亦作其中蓋樂也師古曰采詩依古道久諷誦采取百姓謠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偉或祕不可
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氏秦楚之謳此非雅也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與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新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延年及父母兄弟皆
故倡也女弟得幸爲李夫人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
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能歌所造詩謂之
新聲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
俱歌昏詞至明
漢郊祀之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四十八句　帝臨二十二句　青陽三十二句

朱明四十二句　西顥五十二句　玄冥六十二句

惟泰元七 二十四句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郊祀詩曰增遷水成云 鬱路龍鱗 四句成

日出入九 十三句　天地八 二十六句 丞相匡衡奏罷鄒魯周章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天馬十 太一況一章十三句 二十四句大抵四句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 詔宛王獻馬作又有二章曰太一況 百蒲

梢各七言四句見樂書 書非此十九章內

天門 十一　景星十二 二十六句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 八句 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 八句　朝隴首十七 二十句 元狩元年行幸雍白麟作　象載瑜十八 十一句 天鼎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 二十八句　五神十六 三十句

陳氏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叶鐘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其鏗鏘而不諭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難哉又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其論不亦正乎哀帝雖有放罷鄭衛之詔減樂府之員然不能採經傳古制爲雅樂亦亡益焉

漢有房中樂本周樂禁改曰壽人房中者婦人禱祠於房中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之定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 八句　七始華始 八句　我定歷數 八句

王侯秉德 七句　海內有女 八句　大海蕩 八句

安其所 八句　豐茂華 八句　雷震震 十句

都荔遂芳 十句　桂華 八句　羨芳 八句

嘉薦芳矣 八句　皇皇鴻明 十句　沒則師德 四句

孔容之常 八句　玉帝明德 八句

漢短簫鐃歌亦曰鼓吹曲多叙戰陣之事凡二十二曲

思悲翁

朱鷺 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

艾如張 温子昇曰辭云謹在關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則結網此艾如張之事也觀李賀詩有艾綠苑詩萌刻中藏鬧機不可測以剪艾葉爲蕤張之異也

上之回 漢武帝元封初因中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巡辛爲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匈奴服蓋誇時事也

擁離 戈城南 古辭云戰城南死郭北野死而不葬烏可食此言野死不得歸而暮不得歸後來依首體此意

巫山高 古辭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深以遊大昏言江淮深無梁以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後人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說非舊意也

上陵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姚皇二曰六麒麟三曰竭肅雍四曰涉此與鹿鳴承元嘉二典爲宗廟食舉又以

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據此所言自是八曲之一名或作於武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上陵而爲之也

將進酒

有所思亦曰嗟佳人 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亦以此樂侑食

芳樹 上邪

君馬黃 古詞云君馬黃臣馬黃二馬同逐臣馬良以此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

雉子班 樂人出遠如期亦曰遠期 漢大樂食舉十二曲一曰雉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遣四曰淡蕩五曰烏孫歸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爲一通到歌省之

臨高臺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爵行

鈞竿篇 伯喬帝子遊仙河濱遇樂父其妻思之而爲鈞竿歌河間獻王之妃名曰如相如作鈞竿詩遂傳以爲樂曲

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豆三曰祀所謂言交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興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

用八音六律爲之別翼耳仲尼編詩爲樂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也若一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齊魯之說起毒毒毛四家各爲序訓而訓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爭之度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本遠雅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皆史之舊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陵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只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轉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雅以明朝廷之音有盛隆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陵白華華黍崇丘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豈豹之徒以義說者吳兢之徒以事辭目蓋聲

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按夾漈以爲詩本歌曲也自秦漢諸生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文意皆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于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論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語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嘗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爲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如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長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爲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難之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亡則義亡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爲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夾漈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禮亡次則樂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

君子之作也雅也文如鳴雌雄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厲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合而風雅不分然享人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不雅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廟二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

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參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所由不可不知也

按夾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爲漢世頗謬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誦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鐃歌史雖以爲軍中之樂多敘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匝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必正直的等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爲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簫鐃歌之而易其名於

是專敘王創業以來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篇鐃歌即古之雅頌矣

漢鞞歌舞五曲

關中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漢章帝所造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柱樹

夾漈鄭氏曰右鞞舞之歌五曲未詳所始漢代燕享則用之傳毅張衡班固皆其事也章和二年則章帝所作宿詞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鼓吹十字堅者能鞞舞遭世亂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善鼓吹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十不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晉泰始中又製其詞焉按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鬬好爲歌舞帝樂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三曰安營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故改爲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曹臺新福行詞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梁復號巴渝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陳氏樂書曰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其爲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叙樂四品郊廟神靈一也天子享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時東平王蒼等制歌舞一曲十四句薦于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享燕樂聲尤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武喜鄭聲順桓說非心聲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會賓以薤露之歌爲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也嘉會以魁櫚挽歌之作爲樂國家久長之兆也然則人主之爲樂可不戒之哉

魏武帝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使創定雅樂又有散騎常侍鄧静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議軒縣鐘磬而黄初中紫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

魏短簫鐃歌十曲

楚之平 言魏 代漢朱鷺

獲吕布 言曹公圍臨淮擒吕布 代漢艾如張

克官渡 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 代漢上之回

舊邦 言曹公勝袁紹還譙收死 上代代漢擁離

定武功 言曹公初破鄴 代漢戰城南

屠柳城 言曹公破三郡烏丸於柳城 代漢巫山高

平荆州 言曹公平荆州 代漢上陵

平關中 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 代漢將進酒

應定期 言文帝受命應期 代漢有所思

邕熙 言君臣邕穆庶績熙 代漢芳樹

太和 言明帝繼統得太和平 代漢上邪

魏鞞舞歌五曲

明明魏皇帝 代漢關中有賢女

太和有聖帝 代漢章和二年中

魏歷長 代漢樂久長

天生烝民 代漢四方皇

爲君既不易 代漢殿前生桂樹

陳氏樂書曰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名無續詩歌之實故簫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漢辞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辞不行於世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有弄渝弩安臺行辞本歌曲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辞爲弄渝弩 漢巴渝舞 福歌曲其述魏德時行辞一篇而已用之郊廟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也哉

吳使臺昭倣漢鐃歌作十二曲以述功德

炎精缺 言漢室衰微孫堅奮起志在匡救王迹始此也 漢之季 言堅悼漢之微興兵討董卓也

擾武師 言權卒父業征伐也 烏林 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

秋風 言歡悅以使人忘其憂也 克皖城 言權親破魏武於皖城也

闢背德言蜀將關羽背德時而禽之也

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

承天命言以德踐位道化至盛也

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後關羽背德終復舊好也

順歷數言權順圖録之符而建大號也

玄化言脩文武則天行仁澤天下喜樂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一